

● 荷泽地名前世今生 ●

刘土城：并非“城”的古村落

明天顺年间(公元1457年—1464年)，刘氏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建村，因此地从前建有土城子，故取村名刘土城。

我国古代，单从“城”的字形看，“土”在“成”外，专指城墙。而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被称为“都”“邑”。后来的“城”特指城墙以内的地区，意味着安全、繁华、富有。城外人群聚集的地方称为“村”，“城”和“村”相对应，城里人、村里人由此而来。

土城为土筑之城，是单县古代防御攻击、守卫安全的建筑，主要包括城垣及城门、城楼、角楼等，易守难攻，史料谓之“从城中射，颇杀伤外人”。

550多年前，刘氏先祖建村时，土城所处，残垣断壁，渺无人烟。民间传说，坚固若金汤的土城，久日破防，守卫死伤，城里人逃离，成了“空城”。刘氏先祖认为这里曾是富庶安宁之地，仍是风水宝地，后裔可依，定能家境富足、人丁兴旺。

正如先祖所愿，立村定居后的刘土城出仕子弟辈出，富甲一方，闻名遐迩。

刘土城村与10公里外的黄岗镇刘老家村刘氏家族一脉相承。生于刘老家村的清代兵部尚书刘峨，卒后同时出棺8口，其一葬于刘土城，真身何处，不得而知。20世纪70年代，刘峨墓地松柏繁茂，石桌、石几、石兽等数不胜数，彰显了“人来自鲁，兽齐于人，神为兽形，兽为神灵”的民族传统文化理念。

去年出土的刘氏宗祠碑翔实记录了刘土城的建村及其发展历史。该石碑为青石质地，高1.65米、宽0.97米，碑的下部损毁，碑文中残缺20余字，难以识别，但基本意思仍了



出土完好的刘氏宗祠碑

然一目。

时至今日，刘土城村依然流传着大孝子刘澄泓“庐墓守孝”的故事，成为刘氏教化后代的“活教材”。

民国十八年版的《单县志》记载：“单县旌表孝子刘澄泓葬母后庐墓三年，旋于居宅之阳建立家祠。澄泓卒，遗命葬其侧，此孝子所谓死不忘亲者也。余之生即后孝子，则恨不得躬至其地。观孝子庐墓所与所为家祠者，以慰其仰企感慕之意。”

《曹州府志》亦记载，刘澄泓，单父城东南



刘土城村刘氏宗祠遗址

二十里刘土城村人。十岁丧父，庐墓三载。

母卒年九十六。澄泓年六十，鬓发幡然，尽哀尽礼。一如葬父时，复庐墓三年。遂于墓旁建立家祠。县令、太守皆旌其门。临终嘱后人：“吾于两亲，生事葬祭，未曾一日相离。我死，即葬祠侧，庶可永相依。”

如今，刘氏家祠的旁边，刘澄泓墓地仍然可见遗迹。饮水如雪，横古范今，刘澄泓孝善美德一直被传为佳话，不失时代意义。

今日的刘土城是全国文明村，全村孝善敬老饺子宴让村里老人吃出了幸福感，而青年

人踊跃捐款承办，孝善之风蔚然全村。

如今的刘土城即是“村”，更像“城”，涵养孝善文化，创建文化之美。按照“依旧修旧”的基本原则，刘土城在复新中“变旧”、在变旧中“复新”，新时代的刘氏后裔涵养传统文化，培厚精神家园。村民们对原有房舍院落实施个性化改造和传统化提升，彰显明清两代鲁西南民居传统建筑风格和文化风貌，令人赏心悦目、感喟颇多。街巷、院落、门楼、房屋等，古朴简洁、真实典雅，一道文化风景点亮乡村振兴之路。

文/图 刘厚琨

汲黯：忠直敢谏千古名臣

谈到西汉九卿之臣——汲黯，国内外众多读者都不陌生，有人说他为官清廉，忠直敢谏；有人说他不畏权贵，敢于犯上；有人说它宁可贬官革职也要赈济灾民，终被汉武帝赞之为“社稷之臣”。

如今，作为汲黯出生成长之地的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镇汲堂村，其汲氏后人，每每翻阅流传千百年来的《汲氏族谱》，仍对两千年前的老祖先——汲黯，一往情深，怀念有加。

汲黯(?—前112年)，字长儒，西汉濮阳人(今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镇汲堂村人)。汲黯为汲氏十三世主。曾官拜太子洗马，初为谒者、后继中大夫、右内史。后来出京做官，历任东海太守、淮阳太守，有政绩，被召为主爵都尉，列于九卿。

汲黯是西汉时期第一位刚正不阿，为政以民为本，同情民众疾苦，秉公办事，敢于犯颜直说，为官清正之臣，被汉武帝刘彻赞之为“社稷之臣”。

“敢是罢国老面折公孙弘，不拜武安侯救斩长安令，横批：汉朝一品。”

“十年任淮阳赖志千秋屈，孤忠扶汉室直升万古传芳，横批：功在汉室”。

汲氏祠堂里的这两副古老对联，道尽了汲黯波澜壮阔的一生。

以民为本，同情民众疾苦。

河内(当时黄河以北地区，今河南武陟一带)发生了火灾，绵延烧及一千余户，汉武帝派汲黯前去视察。他回来报告说：“那里普通人家不慎失火，由于住房密集，火势便绵延开去，不必多忧。我路过河南郡(现今洛阳)时，眼见当地贫民饱受水旱灾害之苦，灾民多达万余家，有的竟父子相食，我就趁便凭所持符节，下令发放了河南郡官仓的储粮，赈济当地灾民。现在我请求缴还符节，承受假传圣旨的罪责。”汉武帝认为汲黯贤良，便没有治其罪，但仍以他假冒圣旨之责，调任为荥阳县令。

冒假传圣旨割头之罪，拯救于民，在史上留下了佳话！

汉武帝少年得志，宏图大展，听不进他人进言，就连当朝大臣司马迁都因上书而被处以官刑投入了大牢。一次，汉武帝召集群儒说：“我欲振兴政治，效法尧舜如何？”汲黯说：“陛下心里欲望很多，只在表面上施行仁义，怎么能真正仿效唐尧虞舜的政绩呢！”汉武帝沉默不语，怒而罢朝。汲黯说：“天子设置公卿百官这些辅助之臣，难道是他们一味屈从取容，阿谀逢迎，将君主陷于违背正道的窘境吗？我既在其位，总不能只顾个人安危，见错不说，使皇帝陷于不义之地。”

汉武帝在征讨匈奴，招抚各地少数民族的过程中，经过连年的战争，使国内空虚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汲黯力求国家少事，使民众生养生息，常借向汉武帝进言的机会，多次建议与胡人和亲，不要兴兵打仗。

一个忠心报国，敢于犯颜直谏的汉相跃然纸上。

清朝官吏为敬仰他，于嘉庆九年(1804)在甲子春二月于汲堂立碑怀念，“汉淮阳太守汲长孺墓”石碑，现存于汲堂村祠堂内。

菏泽市牡丹区为纪念汲黯这位刚正不阿、清正廉洁的名臣，已把他列为牡丹区新修史志名人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一个为国赤诚，为民赤心，为政清廉，敢讲真话的汲黯走出历史的深宫。

司马迁在为汲黯、郑庄作传时，引用翟公的典故来表现他们的遭遇，感慨世态的炎凉。“夫以汲、郑之贤，有势则宾客十倍，无势则否，况众人乎！下邳翟公有言，曰：翟公为廷尉，宾客阗门；及废，门外可设雀罗……”，形容为官者休官失势后，门庭冷落车马稀。这就是“门可罗雀”成语的出处。

汲堂，因汲黯名载史册！汲黯，千百年来耀映着灿烂的黄河文化！

陈琦 刘同怀



儿歌曰：天上下雨地上淌，人留儿女树留根，人留儿女防备老，树留根芽待来春。

农村的风俗，一个家族的老人去世后，要埋葬在一块林地上，按家疏、辈分依次行穴安葬，夫妻合葬在一墓，一座座坟头墓葬，象征一个个家庭，也被称为阴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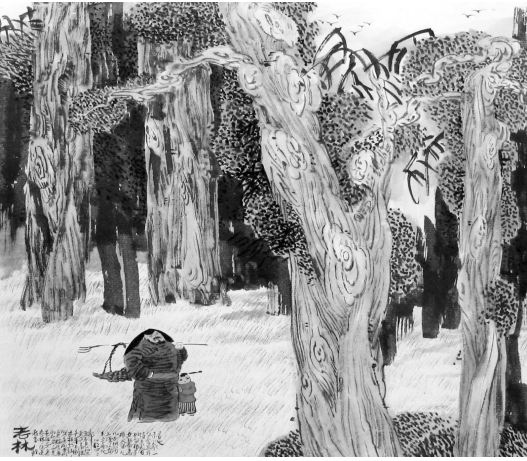
农村人相信风水，按照命理学的说法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功德五读书，六名七相八敬神，九交贵十养生，十一择业与择偶，十二趋吉要避免凶。风水在命理中占有重要地位，人们相信，一个家族后世的兴盛，与阴宅的风水关系密切，甚至比现世的住宅影响更大，因此，族人们更注重阴宅的选择和养护。

阴宅最好的位置选在依山面水的山坡上，阳光明媚，视野开阔，顺风得水，看着就让人舒服。抑或选择地势平整的原野里，安逸宁静，怡然自得，然后栽种上一些花草树木。坟地中的树木被认为有魂灵庇护，很少被人损毁砍伐，长年累月，绿茵繁茂，古木参天，称作老林。

老林既是祖先安息的地方，也是后辈人的一种精神寄托，还代表着人类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，是原野中意蕴丰厚的一道风景。家人们每逢节日，带上酒、肉、鲜花等祭品，到林地祭拜祖先，称作上林。

每到清明节，或农历十月初一，人们纷纷来到老林

老林



上坟烧纸，作揖叩首，寄托哀思，缅怀故去的亲人。在农村，人们认为火纸是阴间的钱币，老人在世时一生清苦，多给过世的老人烧些纸钱，自己心中也得到些许安慰。

慢慢地，老林已成为一种符号，一种象征，静静地耸立在山野上，茂密在每位族人的心灵深处。

文/丁明辉 画/王世会

中山林里觅静谧

——成武县中山文化公园探秘

成武县中山文化公园，地处县城中部。西偎聊商路，南依文亭大街、东达吕台路，北靠乐成河，东西长近1000米，南北(跨乐成河北岸)宽约110米。公园最西端的广场上，孙中山先生的雕塑颇为庄重肃穆。身临其境，感受的是河水潺潺、亭台楼榭、曲径通幽的静谧；登高远眺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繁茂郁郁、横跨东西的翠柏林带，宛如巨龙引人入胜目——这就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而培植的中山林。

1915年，“革命的先行者”孙中山先生，倡导植树造林，绿化祖国，批准时任农商部总长周自齐(成武县孙寺镇周郑庄人)之呈请，法定每年清明为我国的植树节。1928年3月12日，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，决定举行植树仪式，次年起就把这一天改定为植树节。时任成武县长的张秉璋在县政府前立冯玉祥训词碑，碑文明确提出：“我们要为人民除水患、兴水利、修道路、种树木及做种种有益的事。”他身体力行，致力实践冯玉祥将军主张，倡议和支持县一高、二高的师生营造了“成武中山林”。

林址西起南北护城大堤与乐成河南堤交会处，沿河南岸植树，堤外坡为主，旁及内坡，以堤栽树，以树固堤，堤树一体，全部为柏树，约5000株。1930年《山东农林报告》载，成武有“中山林30亩”，就是指在这片林地。当时立有蓝底白字木质标牌，上书“成武中山林”。选址反映了营造者的深谋远虑，这里地处县城东郊，交通闭塞，长时间只有沿堤一条人行小路，减少了遭受破坏的概率；树林与河堤一体也备受周围村民关爱。20世纪50年代，中山

林尚且林貌俨然，从护城堤脚望去，郁郁葱葱，蜿蜒而东，蔚为壮观。一条小径匍匐林下，随堤延伸。行之林下，静谧和谐，清风飒然而至，松涛鸟鸣相和，使人陶然欲醉，流连忘返。20世纪70年代，聊商公路改线扩宽，跨乐成河而南，中山林被截为两段。

乐成河堤岸虽有缺损，中山林也曾遭盗伐和自然枯死，现在仍然成形，尚可称林带。林木多为三五行，中间有部分堤段多达6至8行，宽度可达15米左右，树木挺拔高耸。目前千米林带仅幸存柏树470余株，其中聊商路以西仅存柏树28株。历经95年风霜雪雨洗礼的柏林，树木粗细不均，胸径直径30至45厘米不等。2011年，成武县委、县政府依据幸存柏树，投资1300多万元，兴建亭榭、铺设林道、修筑浮雕等，同时植树5000余株，改造成为了市民休闲娱乐的“中山文化公园”。漫步林荫幽径，由西向东，“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”等15块地砖上，镌刻着孙中山先生的诸多遗训；绕过辛亥革命浮雕墙东行，“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”等35块地砖上，镌刻着伟人毛泽东及古今中外名人名言诗等，成为独具特色的亮丽风景线。2015年，中山林被成武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作为文亭湖水系的乐成河，自2023年起，成武县正在对中山文化公园段进行重点建设。通过对河道砌石铺设、绿化北岸、修筑跨河拱桥及观澜栈桥等，将更加彰显中山林魅力，进一步提升公园的吸引力，做优文旅融合文章，让文物“活”起来。

文/图 隋启良 丁振



正在进一步建设中的中山文化公园



▲历经95年风霜雨雪的参天大树

▼孙中山先生雕塑

